



中國文學史 研究

梁容若 著

 東大圖書公司



中國文學史 研究

梁容若 著

 東大圖書公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中國文學史研究 / 梁容若著. — 五版一刷. —

臺北市：東大，2004

面；公分

ISBN 957-19-2776-7 (平裝)

1. 中國文學—歷史—研究方法

820.9031

93011117

網路書店位址 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

© 中國文學史研究

著作人 梁容若

發行人 劉仲文

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電話 / (02)25006600
郵撥 / 0107175-0

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門市部 復北店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重南店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初版一刷 1967年7月

四版一刷 1990年2月

五版一刷 2004年7月

編號 E 820370

基本定價 肆元陸角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57-19-2776-7 (平裝)

再版說明

今日為學，門戶之見不可存；而門徑之辨，則不可不審。

——高步瀛

本書初版於民國五十六年，是梁容若先生為有志中國文學史研究者撰集入門書。書中平實而全面地介紹如何研究中國文學史，並以自己研究的成果為例，告訴讀者怎樣從各種切面進行文學史研究。

這些文字在當時能產生指導門徑、引領風潮的影響，對於今日有志研究中國文學史者，仍有極大的幫助。這樣內容充實而有價值的書籍，歷年來因為不斷再版，原本的鉛字版型已漸漫漶，今值再版之際，特別重新排校，冀能嘉惠更多愛好文學的朋友。

成序

吾友容若教授，冀野絕塵，梁溪繩武。十年樹木，已中棟梁；萬里浮家，不遺鉛槧。東海稱釣鰲之手，南山鬱隱豹之姿。載惠子之五車，敦其夙好；禿李侯之千管，富以多文。頃將撰述之有闢文學史者，薈為一編，顏曰中國文學史研究。媵貽華札，屬綴俚辭。既慚倚馬之未能，且懼續貂之無當。觀其漁獵萬卷，斧藻群言，正郢書燕說之訛，祛膠柱刻舟之見。思如泉湧，語罕雷同。蓋於下列二義，尤汲汲焉。楚豔漢侈，本風格之互異；頤閎說麗，殆運會所使然。由魏晉以還，迄明清之季，遂加月旦，詳繫年時。尚論平生，則辨香斯在；別裁偽體，而真賞獨存。是曰時代性之剖析。河朔操翰，重在貞剛；江左搞詞，貴乎清綺。馳爭驥足，畫豈鴻溝；遞變相資，靡遠弗屆。上稽拓拔，早濡南暨之風；旁數扶桑，亦祭東漸之跡。中區遐覽，來軌攸同，是曰地域性之觀察。至若玉軸窮搜，金針巧度，譬區七略，明子駿之源流；或捭一偏，啟公羊於墨守。弘前修之矩矱，示多士以津梁。卓爾瑤篇，光茲藝苑。嗟夫！膏焚永夜，知非心力之唐捐；緒衍名山，諒共江河之不廢。

自序

近十年來，我因為在東海大學教中國文學史，適應學生需要，動於研究興趣，寫了些關於中國文學史的文章，分別發表於校內校外的雜誌刊物。有些專門性的雜誌印數有限，流傳不廣，有的絕版已久了。刊載時刪節印錯的也不少。蒐集一個全份，校正整理頗不容易。承蒙三民書局的好意，撇開市場經濟算盤，為我輯印成一本書，既便於學生們參考，又可以請教於友朋高明，真是最可感謝的事了。

第一篇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入門文章。業師高閔仙先生曾說過：「今日為學，門戶之見不可存；而門徑之辨，則不可不審。」我想盡力說得平實而常識化，讓大家看得全一點遠一點。古人說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，中庸其至矣乎，民鮮能久矣！人生上的中庸，學術上的中庸，都是難能可貴的，和史學上真善美的追求，像是一脈相通的。弄通史的人，樹立一個四通八達，中正妥帖的看法，避免過早的偏見成見，我以為最關重要，也最為有益。

第二篇從偽作擬作看對文學史的影響，第三篇從地理方面看文學發展，第四篇論南北朝的文化交流，所用方法是鳥瞰的總合的。儘多的蒐集羅列事實，結論產生於史實的當然和必

然。其中第四篇一九六四年五月曾在日本東京舉行的東方學會宣讀過。

第五、六篇介紹批評了十二部流行的中國文學史，詳略不等，主要目的是在蒐集關係資料，表現原書和作者的時代真面目。後十一部批評文字寫的極短，只算一個綱領。讀一種書要知道他是怎樣寫的，更要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寫。這只有看他本人或朋友的序跋和全書的例言了。批評的文字，因為觀點不同，意見可以相去很遠，例如陳受頤先生的書，把林語堂博士的序文和赫克斯的書評對照看，是很有趣味，也可以開啟聰明的。鄭西諦氏評翟理斯書文，和赫克斯評陳受頤書文，時間相去很遠，問題也全不相干，會心人自然能看出他們的蛛絲馬跡，隱微的民族矜持的某種關連。在學術上這不是必要的，卻是平常的人難以避免的。

第七篇介紹中國文學重要選本，是為青年朋友們寫的入門文章，和第一篇性質類似。雖不一定能夠提要鉤玄，銖兩悉稱，也許可以表示一種門戶洞開的風範。像煞有介事地介紹最通俗的兔園冊子，會為大雅君子們所笑吧，可是這種作法，也是基於我的文學觀的自然產物。第八篇可以表現我正在寫的一部書的大概體例。這種傳記的編輯，也是我的文學史研究悠久工作的一部分。

早年我曾經有志於中國和日本比較文學史的研討，耗費過不少精力。後來因為環境限制，所蒐集的資料大部分遺失，來臺灣以後，放棄這種工作已久。關於日本作家的漢學書，還是

很注意。偶然看見他們所寫闡明中日文學關係的紮實有內容的文章，常常情不自禁地抄譯下來。前年寫杜甫、白居易傳，也抄譯了一部分日本關係資料。《百家傳》裡既無法容納，附錄在這裡兩篇，以供有興味的人參考。最近還寫了一篇〈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〉，登在《東海學報》。我所編的〈中國文學史書目〉，收了六十多種日本書。這一方面的文章，將另輯成一部書。

承友人成惕軒教授百忙中為寫序文，過情的揄揚，自然不敢當。博雅如惕軒，肯詳細看我的蕪雜文字，就是一種鼓勵了。友人莊慕陵先生為鄭重題簽，盛誼隆情，謹在此誌感！東海大學同學葉懿芝、楊玖、林滿意、劉馨、王素瑛、蔡星村、梁一成諸君，都曾經為我細心校對過一部分印樣，使本書減少一些錯字，一併記作紀念。《東海學報》、《圖書館學報》、《出版月刊》、《書和人》半月刊、《新時代》、《文壇》等刊物的主持人，許我重印這些文章，一起在此道謝。

民國五十六年六月梁容若

中國文學史研究

目次

成序

自序

如何研究中國文學史

(一一—二四)

一 文學史的性質和作用

(一)

二 文學的意義和範圍

(三)

三 論文學史觀

(六)

四 舊有的文學史資料

(一二)

五 現有的文學史書

(二四)

六 研究文學史的問題

(二七)

中國文學史上的偽作擬作與其影響

(二五—五六)

一 偽書概觀

(二五)

二 摹擬古人與同時名家之作……………(二九)

三 前人作品的改竄增刪……………(三六)

四 偽作擬作改作的影響……………(四一)

五 辨偽的歧途……………(五〇)

中國文學的地理觀察……………(五七—九六)

一 大作家與文化水準……………(五七)

二 南北文學的特徵……………(五九)

三 作家與地域性……………(六五)

四 歷代文人地域分配……………(七〇)

五 臺灣文學展望……………(九四)

南北朝的文化交流……………(九七—一二三)

一 南北朝和戰大勢……………(九七)

二 外交官的往來……………(一〇一)

三 南北典籍的交流……………(一〇九)

四 學術技藝的觀摩……………(一一六)

五 佛教的傳布……………(一二二)

六 結 論……………(一二六)

再評《中國文學發達史》……………(一三四—一五四)

一 《中國文學發達史》的內容……………(一三四)

二 本書的缺點……………(一三八)

中國文學史十一種述評……………(一五五—二一三)

一 林傳甲編《中國文學史》……………(一五七)

二 汪劍餘編《本國文學史》……………(一六〇)

三 曾毅著《中國文學史》……………(一六一)

四 謝无量著《中國大文學史》……………(一六五)

五 顧實著《中國文學史大綱》……………(一六九)

六 胡適著《白話文學史》……………(一七三)

七 胡雲翼著《中國文學史》……………(一八〇)

八 趙景深著《中國文學史新編》……………(一八七)

九 林庚著《中國文學史》……………(一九〇)

十 英國翟理斯著英文本《中國文學史》……………(一九八)

十一 陳受頤著英文本《中國文學史略》……………(二〇四)

中國文學重要選本目錄……………(二一四—二七五)

序言……………(二一四)

一 詩文合選本……………(二一七)

二 文(辭、賦、古文、駢文)選本……………(二二三)

三 經世文選……………(二三八)

四 詩歌樂府選……………(二四〇)

五 詞選……………(二六〇)

六 戲曲……………(二六六)

七 小說……………(二七一)

中國文學百家傳序……………(二七六—二八四)

附錄一：杜甫在日本·····	(二八五—二九五)
附錄二：白居易對日本文學的影響·····	(二九六—三二四)
一 王朝時代·····	(二九六)
二 武家時代·····	(三一二)

如何研究中國文學史

中國文學史，是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的一門必修科目，照現行教育部所定的大學科目表，分兩年教，八個學分。高中國文教員的檢定考試，有中國文學史；留學考試，中文系的學生專修科目是文學史；所以文學史在研究中國文學的人，是一門最主要的科目，研究中國文學和其他國家文學比較的，也不能不特別注意。以吸收關於文學常識為目的，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，當然更多了。

一 文學史的性質和作用

中國文學史的性質，是記述說明中國文學發展演進的大勢，研討歷代重要作家的成就，分析過去重要作品的內容，從民族混合上，地理發展上，乃至從政治演進，經濟變化，語言文字，風俗習慣種種方面，探求文學演變的背景，特質的來源，影響的範圍，分析各種價值

判斷，印象批評的是非得失，探求將來文學思想上形式上發展的啟示。中國文學史是中國文化史的一種，是世界文學史的一部分，既要把握大勢，總合全局，也要分析條理，在人、時、地的差別上作考究作探索。研究的對象，是過去已有的事實和作品；研究的目的是從經驗得到啟示，從陳跡找出新路。所以過去和未來，是要連起來觀察的，大勢和逆流，主流和潛流，萌芽成長和結實，是要高級的大乘的智慧體認的。廣範圍客觀的蒐羅事實，是第一步，科學的細密的鑑別排比資料，是第二步，哲學的批判形勢，文學的描繪結論是第三步。唐朝的大史學家劉知幾講史才，標榜「才」「學」「識」缺一不可。「學」是淵博見聞的事，指資料獲得的多少，「才」指資料的安排運用，「識」指資料的鑑別去取論定，和全書所取的近人所謂「史觀」。文學史是藝術史的一種，也是學術史的一種，研究文學史自然要才學識並重。批判一種文學史書的價值，也看他合不合文學史所要求的性質，能不能發揮文學史所應有的作用，所負擔的使命來決定。文學史按作者的態度和方法，主觀成分的多少，可以成為歷史的文學批評，如胡適先生的《白話文學史》上卷（民國十七年新月書店版，四十六年臺北啟明書局版），錢基博先生的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（一九三二年上海世界書局版，一九六五年香港龍門書店影印本）都是。他們的觀點自然全不相同。前書是蒐羅歷史事實以提倡白話文學；後書是摭拾現存的文學事實以宣揚古文，所以都近於以歷史為根據的文學論。文學史的正規，是作成文學跟文學批評

的客觀歷史，包羅性越大，越近乎真實，啟發性和作用就越大了。

二 文學的意義和範圍

文學史作家所取的文學定義，常常可以影響他的取材範圍。有些人從本國古書裡，找文學的定義，而古書又是隨時代隨人而不同的，於是廣義狹義折中義都出現了。大約周秦所謂文學，是泛指學術。《論語·先進》篇記孔門分四科，「文學子游子夏。」「文學」和「德行」、「政事」、「言語」並列。梁皇侃《論語疏》以為指「博學古文」，唐人《正義》以為指「文章博學」，邢昺疏引范寧說，以為「善先王典文。」《韓非子·五蠹》篇說：「工文學者非所用，用之則亂法。」這所謂文學，幾乎包括了所有研究古典的文人。《墨子·非命》篇，《荀子·大略篇》，《韓非子·六反》篇所說的文學，大體是類似的意思。《易·繫辭》上：「參伍以變，錯綜其數，通其變，遂成天下之文。」《易·文言》：「君子進德修業，忠信所以進德也，修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」《左傳》襄公二十五年引仲尼曰：「志有之，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。不言誰知其志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晉為伯，鄭人陳，非文辭不為功，慎詞也。」這所標榜的「修辭立其誠」，「言之有文」，也都是指廣義的應用的語言文字。從漢魏到南北朝隋唐，「文學」是個官名，或掌校訂典籍，侍奉文章，或掌以五經教生徒，也是極廣義的用法。

三國時劉劭作《人物志·流業》篇說：「人之流業，有十二焉。」「有文章；有儒學」，「能屬文著述，是謂文章，司馬遷、班固是也。能傳聖人之業，而不能幹事施政，是謂儒學，毛公、賈公是也。」這裡把文學儒學分成了兩種人。《後漢書》把「儒林」、「文苑」分成兩種傳，經生和文士算分開了。以後正史裡，或稱為「文苑傳」，或稱為「文學傳」，或稱為「文藝傳」，內容是純記文學家。宋文帝立四學，「文學」和「儒學」「玄學」「史學」對立。劉義慶作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篇所述，限於詩人文士。文學的範圍，縮小多了。梁《昭明文選》所收，限於「事出於沉思，義歸乎翰藻。」徐陵《玉臺新詠》所選，全取宮體言情作品。狹義純文學的看法，在南朝已經近乎成立。但是占中國大部分的北朝，似乎並不接受這種觀念。從隋唐統一，到宋元明清，正統傳統的文學觀念，始終沒有失掉權威。最大的作家，才可以修史，最大的手筆，才可以作館閣文字。曾鞏很少作詩，陸游以作詞為慚悔的事，小說劇本更看作不登大雅之堂。清人修《四庫提要》，根本不收白話通俗小說和劇本，存目裡也不要，意思是全不值得批評。到了清末，章炳麟作《文學總略》才說：「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，故為之文，論其法式，謂之文學。」好多人以為太炎是主張最廣義文學的，其實真就他所下的界說詮釋，他所謂文學，應當是指文法學、修辭學，和傳統的詩格、詩式、修辭鑑衡一流書，可以說是最狹義的用法了。